萬曆疏鈔

曆疏鈔卷三十

講類

楊道賓　乞復朝講以修實政疏

范汝梓　御筵日講宜開東宮進讀當亟疏

戴章甫　亟敞經筵以隆簡教疏

楊道賓　青宮講讀久輟乞亟舉以懋元良疏

[illegible]忻　講筵不可久虛儲教不可久曠疏

楊道賓　懇乞俯俞三請以迎禧永曆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二

朝講類　朝儀附

三陽開泰萬象更新乞復朝講以修實政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儀制司案呈臣等竊惟四時之序莫重於春六卿之職莫先於禮部名為春官春失其令則一年之內必有札瘥凶荒之患禮失其職則庶政之間必有顛倒錯亂之虞臣道賓至庸劣謬署部事當此春陽律轉之日而不首舉大典仰懇宸聰以與天下更始是臣

志其職臣不敢也夫國家大典孰有過於郊廟朝講者乎今南郊春享皆已踰期其餘諸郊諸孟統俟臨時另講外至於常朝常講乃帝王勤政勤學之首務不可一日廢者也 祖宗時不早朝有午朝有召對有日講有經筵講寶訓寶錄芳規具在卽我 皇上卽位之初郊廟必親祈禱必步三日一朝非甚風雨不容傳免朝罷卽幸講筵披析疑義至黜貞觀政要而右禮赫赫聖謨傳之四方光在史冊當其時至誠格天地精神契 上祖宗羣臣禀仰天威兢惕而共奮

聖聰日開讜論清明而不雜是以羣賢畢登庶績咸
奏天休滋至災沴不生何者一體聯屬而協氣流通
也近自靜攝以來郊天享廟無次不遣官朝儀講席
無日不傳免即內閣輔臣十餘年來並未得一瞻望
天顏面奏論對咫尺之間去天萬里聲欬之下動隔
九閽猜疑橫生議論互起紀綱墮壞政令廢格甚且
賞不足勸罰不足懲此其故安在求其故而不得則
共詫人心之不古臣等以為三代直道萬古如新豈
以明盛之世而人心頓異也誠無有揭肺腑而示之

信惬秉彝而徙之服也不信不服雖三代無以為治此轍不更年復一年釀釁滋災將來有不忍言者可不為寒心哉方今歲序更新物情宜毖臣等以為宜乘此時亟下明詔復朝講常儀出而與羣臣相親以破天下之藩籬以決人情之壅蔽夫當 聖躬静攝之時臣等何敢不仰體過為厚望蓋加一 朝日講之舊似一月之間舉行數次聖心必以漸清明聖體必以漸彊固户樞不蠹理有必然然後舉 祖宗彝典而盡復之不難矣臣等又考國初午朝在會極門令

文華殿門寛敞數倍其無嫌窄小可知春秋大學衍義既荷聖明表章則儒臣講解益契聖衷其有裨實用可知在 皇上不過費一二玉趾之勞而羣臣之賢奸邪正無不各呈其形態在 皇上不過費一二玉音之漁而衆議之是非直枉無不畢獻其情實譬之陰霾散寒凝魍魎或乘暗而横行日月當空葵藿必傾而環何况乎旒纊之前何所不矚利害緩急昭若列眉則章奏決不至不下部院堂僚僅如晨星則大臣決不至不補覲侍班糾儀之寥落則臺省決不至久虛

思攀折未葺之庭檻則遺賢不至久廢至於殿宇之猥燼時警於目閭閻之呼號時徹於耳經營工作之浩繁公私帑藏之匱竭尤不可不咨詢而坐照者則財用決不至不節國用決不至不急無名之徵決不至不停止也不然深居邃密宮府間隔所見者四方之貢獻所聞者萬年之頌祝而旒纊以外皆有所不聞不見此豈惟人心無從信服即羣臣敝舌腐吻而進憂危苦詞　皇上亦且疑其飾說而置之矣故治亂安危之機判在今日因循之則爲亂危亟反之則

爲治安臣等所念朴忠願進陛下自爲宗廟社稷計俯

從臣言亟舉朝講自今春伊始倘傳宣之日而人心

不欣躍太平不立致者臣等甘伏欺誑之誅伏祈

聖明留察

御筵日講宜開東宮進讀當亟疏

范汝梓 工部營繕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聞萬機權輿起自君心六合生命懸於太子迺清源正本必先典學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未嘗聞也臣又聞柳宗元曰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之月端經術爲兢兢緬惟 皇上御極之始常御經筵析疑辨義不避寒燠至斥貞觀政要進講禮經抑何好問得師若是 皇太子正位東宮出閣講學既閱命矣誠念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

諫言之臺諫不得言則經筵言之又念善在太子選左右蚤諭教最急所以增修聖德預養睿蒙爲宗社生靈造無疆之福猗歟休哉豈意靜攝以來經筵竟廢今且併 皇太子講學而廢之意者 皇上自揣聖德已純不煩再親典訓乎則黃帝不必學太眞顓頊不必學籙圖帝嚳不必學赤松子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必學尹壽諸人也意者謂 皇太子睿蒙已端可從容薰養乎則成王之爲孺子師不必太公望傅不必周公旦保不必召奭而出入與游不必伯禽唐

叔也是何古今相反之甚也竊思　皇上講席暫輟或緣靜攝而至東宮出講何亦杳然即今元宵節後溥天之下業儒之家莫不延師教子何況帝胄昨聞東宮侍衛有詣政府促令上請者臣不覺莞然而咲此目前何事而反令瑣瑣侍衛急之說者謂今日不難講學而難講官講官適政府傳衣付鉢關係匪輕詎知甚任講官者自不乏人　皇上諒有特簡外廷諒有公推何必設爲不必然之後慮而故爲此躊躇也雖師濟之朝必無此事而當急故緩羣疑塞胸此

在：皇上固非自爲作述計而在輔臣亦非所以爲
皇上計也伏望　皇上奮然遜志時敏日御經筵并
速令　皇太子出閣講學則微言摛演道眞啓發宸
衷必愈淸徹聖體必愈康疆宮府必無隔閡樞機必
無戲矣且燕翼是貽輔養以預三歲月將適端元良
維是上安宗廟下庇蒸黎近光宮廷遠綿統祚開泰
一陽而更新萬象者務莫大於此亦莫急於此矣臣
戇陋狂瞽罔識忌諱不避斧鉞以瀆　聖聽惟
皇上注神

懇乞聖明蚤敞經筵以隆儲教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竊惟儲位號曰春宮蓋從震從木語一元之始也故天地之德一統於元而元子之學聿始於春故曰春誦正語此也臣見新年值月逢開卿大夫士庶之子長者負笈少者囊書其父兄皆執束修而就師傅青燈午夜乍聽書聲不覺耳墊謂有一身一家之責者尚知預教其子我 皇上之於儲宮何愛而勿之勞也我 皇太子聰明仁孝自在宮中時中外已瞻

前星之耀而仰少海之輝矣及懸艮榜啓青扉方聽長樂之鍾已登文華之席牙籤玉軸星拱雲從陳禮說詩編珠噴玉至有齋宮師孔孟殿上集夔龍之聯依然賡歌之風而　皇上子睿靈天授非成王之林而堯舜之資也從此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更惜分陰無寒一暴則睿學日新睿德日粹將邁夏啓周成而上之至休美矣乃頻年以來靜養深宮講筵不御宮寮仙寀徒列空名碩彥鴻儒翺翔金馬細旃長閑白日廣廈厚堆綠塵當事一請不報遂爾習爲故常至

三年之內不接賢士大夫一日之間只對宦官宮妾
聞見既溺啓沃茫然豈無道學程頤可以進講周易
縱有天人董子何由面說春秋䆒　皇太子天縱生
知不假問學清宮燕暇時聽吚唔然寶鏡新磨久藏
諸匣未免少蔽光明良玉未雕匪攻之石安得便成
圭璧所以自古帝王玉成聖嗣春夏秋冬絃誦詩書
具備凝丞師保左右前後皆賢而又修身以清本源
齊家以端風化不殖貨賄不邇聲色以教之寡欲清
心蚤朝晏退肝食宵衣以教之勤政務本任賢勿二

去邪勿疑以教之親賢遠佞郊廟必親仁孝罔懈以
敎之尊祖敬天而又陳豳風以示稼穡之艱難警風
愆以示守成之不易所以懋端聖功養成令德卜年
卜世享國久長我　皇上天賦神明冲齡膺籙萬幾
如蝟日御講筵諸臣啓沃　聖心少裨淵嶽乃年來
靜攝朝講希聞臣猶不免謂乾行宜䢖聖學鮮終乃
皇太子何年也正古人齒冑成均親近師友之時也
乃以此時居深宮虛講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謂
作法於勤猶恐其怠作法於怠後將何極且春霄一

刻千金姑待明日不可直今青陽正泰淑氣開祥日
暖風和精清神爽臣願及此時拂旃厦展扉几令
皇太子叅覩講筵擇保傅宮僚之端凝有道術者數
陳聖學闡述王猷析治亂之原賢奸之辨仍述四方
風俗九邊夷情農夫蚕婦耕織艱難財盡民窮閭閻
困苦之狀以啓睿哲以佐聖功至於諸王睿齡日茂
已擇講官者亟爲開講未有師傅者叅爲擇官育成
梓材乃剪桐葉則内有夏啓周成外有東平梁孝聖
神徹祚宗子維城亦宮廷最樂之事而國家萬年之

福也臣職在禮垣謹循職掌冐昧上請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青宮講讀一輟三年懇乞聖明及時亟舉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

臣惟太子天下本培養宜厚諭敎宜勤而後萬世太平之業有所引而勿替自萬曆二十一年 皇上命
皇太子出閣之初時輔臣以隆寒暫停爲請蒙諭旨切責進修琢磨正在沖年豈可暫輟迨及二十二年
皇上因東宮講畢還宮稍遲隨即傳諭毋日出講以五鼓爲率而又時賜嘉悅温旨以獎進益盡論歲則自春迄冬而無曠日也論日則自雞鳴至日中昃而

無曠時也論工夫則自講讀書楷以至對偶而無不親閱也是以睿質日開聖功日懋天下莫不頌聖明式穀之方而占萬年有道之長比二十五年以後時有傳免矣然猶甚風甚雨之故二十八年以後時有輟講矣然猶隆冬盛暑之故孰意自三十二年一輟至今遂成曠典乎每新年閣臣擇吉上請一切留中日月易邁光陰幾何春一再請不報則盛暑旋至秋一再請不報則隆冬旋至而一歲便蹉跎矣一歲如此再歲復然再歲如此三歲復然講席無所資其益

凝丞無所關其忠　皇上豈以　皇太子春秋巳長
卽靜處春宮可自留心經史乎則宋臣程灝有言與
近習處久熟便生褻慢與士大夫處久熟便生愛敬
此格論也　皇上又豈以　皇太子出閣多年充養
巳粹無俟儒臣講解乎則先師仲尼有言譬如爲山
未成一簣止吾止此善喩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
習一日則日益其聰明人情之晏安易溺曠一日則
日趨於怠忽况青宮正毓德之地英睿正典學之年
春和景明寸陰可惜泰開道長正人宜親聖慈篤愛

東宮無所不至當念勞以成愛誨以爲慈則亟濵王
音俯從閣臣所請卜期開講誠不可一日緩矣至於
福王官僚久備莫效進講之益諸王之膚齡漸長多
及齒胄之年開帷出講並宜舉行俾文華武英之間
弦誦相聞月將日就宗社無疆之慶莫大於此詩曰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臣等
敬以是爲
皇上祝臣等禮官也典禮久曠臣等之
責用是齋心布詞以請伏惟
聖明鑒察即賜允行
臣等無任懇祈之至

講筵不可以虛儲教不可以曠疏

胡忻等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等竊惟虞舜聖帝不廢問察周成賢王必資師傅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如此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學之不可已也如此祖宗開天御宇孜孜理道延訪無間朝夕羣賢胥承顧問迨後著爲經筵之儀常以月之二日第盛寒盛暑權罷耳未有累歲積紀罷而不舉者我 皇上踐祚初年銳精學問經筵而外有月講又有午講工夫

何綿密既以靜攝深宮大內希復出御羣臣帷幄徒設講讀罕進蓋十數年於此矣啓沃之道疏聞見之益寡龍德有晦亥職多闕則職此之由夫宦官宮妾之狎暱孰與賢士大夫之晋接可以爽我精神聲色貨利之湛樂孰與經史圖書之玩繹可以清我志氣臣願

陛下之惕然省悟也臣等又維

皇太子四海所屬百姓之望春秋正富志業當成正宜日親官僚承弼引翼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乃今閉閤不出者亦三年所夫務學者將寸陰

是借何三年耶我　太祖謂　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又嘗諭宮臣曰汝知商彝周鼎之爲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之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必得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

夕與處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讒行自然漸以成德若委之使嬖近習是委重器于途而不寶愛之矣大哉皇言其委重太子而教以成愛也如此我 皇上之視 皇太子夫豈後於 太祖柰何不念所繫之重而汲汲為正身修德之圖耶我 皇上之寶愛 皇太子又豈後於羲冒能柰何不令端人正士朝夕與處使之熟聞善言耶賈誼之論教太子也曰選左右蚤教諭最急 皇太子春齡已逾弱冠即教諭不可言蚤而閉閣不出雖有孝弟博聞道術之士安所問其

忠縱 皇太子天資聰明無捐令德我 皇上之自爲國本計當不若是之疎矣夫室家之女尚能憂釐恤緯之嫠尨知慮周 臣等僭爵食祿區區之念顧敢婦人女子下哉時當暑收火流秋風漸爽正經筵當舉之候伏乞亟勅禮部弘開講筵翠華 儼然蒞止再乞申命 皇太子講學親儒明習國家事以爲承籍之基寧獨 皇太子即諸王他年各有藩屏之寄均宜[illegible]問學修度明禮庶稱盤石宗子光若玆則作述齊美穆皇咸宜久安長治端必賴之 臣等不勝悚

望激切待命之至

聖壽齊嵩羣情祝華懇乞俯俞三請以迓禧永

曆疏　　楊道賓禮部左侍郎萬曆三十六年八月

本月十七日恭遇萬壽聖節一應進表官員四夷外
國皆已齊集除赴朝天宮習儀外恭候至日　聖上
臨御受朝以行稱慶等因到部　臣等欽惟　皇上中
天地而握萬年之曆者三十有六載於茲歲在戊申
夫戊者茂也周雅天保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者
是也申者衍也殷頌烈祖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者是
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戊申御極開創丕基永垂于

萬世　孝宗敬皇帝以戊申紀元守成善治獨冠于
百王而我　皇祖肅皇帝之二十七年爲戊申維時
申赫壽寧比德高宗聿臻嘉靖殷邦之盛治適今我
皇上三十六年亦爲戊申席重熙累洽之運而建久
安長治之謨茂明祖烈申錫玄貺斯誠千載一時也
維茲八月金天司令總章位中周禮按養老以凡杖
唐令享壽星於南郊而天長慶節適際斯辰凡四岳
庶府之擎表而至九夷八蠻之獻琛以朝者皆輻輳
遡集輦轂下思効山呼之祝而臣攝篆南宮守在典

禮幸戴堯天欣逢　聖旦職當致萬國頌祝於旒黈

而幸百僚舞蹈於殿陛敬先以華封之祝使聖人富

壽多男子者而爲　陛下善頌之臣維天之眷聖人

者既厚則靈承之道即幸天而必繼之以人人之頌

聖人者既殷則瞻依之誠即善頌而必繼之以規

陛下深處法宮之日久矣自乙巳冬篤生皇長孫恭

上　聖母徽號一御文華殿以延見羣臣舉行大典

從此收視返聽闃聲稱朕者又三年矣竊謂　陛下

既萃萬方之玉食聚百順之殊稱以孝事壽母而因

仰承壽母之懽心以俯受萬國之玉帛毋誘殿於狹小不便行禮務使鷺序鵷簉之班承華天表雕題象齒之裔抵目神明皆謂幸生聖世快覩聖顏其在慈闈倍加喜豫而因賜清問討及遐方雨暘作何節宣災疫作何拯濟將遠近臣工孰不勉自淬勵各修職業以敬應德意而一俟化成者則一見豈止決於市稼而五福將時斂於皇極協意旁流嘉祥順應是所謂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者也 臣 之請祝聖人使聖人壽者實在於此自皇長孫誕降而 陛下有子之

子　皇太后有孫之孫宮帷淑氣吉祥善事甚盛備矣漢時日嘗重光俔寬上壽而明帝賛儲德詩爲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之歌文豈知必日就月將學有緝熈而後重明離照之光輪可几也火不遺爝流不擇細而後前星少海之輝潤可象也故陳治安者謂三代有道之長要在早諭教太子今　皇太子春秋鼎盛講讀希踈臣愚以爲庭闈之稱慶既畢則東序之討論宜親秋凉已深簡編可展凡博聞道術之儒堪充侍班講讀之列者悉照閣推布列凝丞

庶幾親近正人切磨治道則元良之志氣日新而左右之侍習自訓且熟察於講讀舉動之間遂洞悉其心術邪正之槩將來受益更不可量至於福王宜令同日開講諸王尤宜及時就傅以預他日藩垣屏翰之寄是所謂天生男子必授之職者也臣之請祝

聖人使

聖人多男子者實在於此今中外缺官至急補牘至屢矣考選之命雖下而正直剛方之士沉

淪下僚屏棄山林者人數不爲不多時日不爲不久卿貳缺浮於人寺堂部屬人浮於缺

陛下之意

謂郎鈌官亦不廢事何取太倉之粟爲彼肥家資乎

臣聞計一歲者樹穀計十歲者樹木計百歲者樹人而計宗社億萬年者則樹德也成周盛治首文王之棫樸而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於稽其盛則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文王何若多助於四友之臣也勞於求賢逸於致治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惟文王以壽考作養棫樸之人才而竟藉多士以享富壽康寧之福則今日需次遺佚諸賢皆 皇上壽考作養之多士也柰何不計

日遷轉及時賜環使各展采錯事用收以寧之效乎
國家養廉之祿視前代甚薄即使振鷺充庭直費太
倉升合　陛下毋謂升合果足牢籠天下士士所食
於太倉者不過升合而所利賴於縣官者不知幾千
萬倍　臣愚以爲太倉廩祿原以待士宜亟修廢官補
大僚毋吝纖嗇之薪俸而釀莫大之隱憂至於塞外
待餉之伍江南待哺之衆不難分內帑以佐太倉之
急則所謂富而使人分之天下自此長無事祝頌萬
年天子者靡有窮期矣　臣之請祝　聖人使　聖人

富者實在於此蓋從古稱上壽之主必曰堯年而譚
極治之朝亦必曰堯代乃華封三祝帝堯謙讓而屢
辭者 陛下亦旣居其實矣則就其祝堯者爲 聖
天子明其所以祈申祝之臣竊不自量亦欲附於古
之事堯者以事君耳 臣 又維曆之置閏立差自帝堯
作法而天之曆數在躬惟帝堯永年然自堯甲辰踐
祚以至於今戊申凡六十六見矣此三千五百七十
四年間以大統垂久遠者前惟夏商周後惟漢唐宋
之三代然未有傳世十二歷年二百四十若我 皇

上之今日者三垂晏然五申伊始四葉承懽萬曆在
御帝堯而降未之前聞則天之保定何其孔固而
皇上宜何以茂承而申命之始克上當天心求綏帝
祉蓋九百六十之數雖天且弗違而正位凝命之規
惟人所自奮是以郟鄏定鼎卜年八百而周過其曆
則仁義之効耳然則 陛下所爲祈天永命之要道
居然可睹矣 臣等素懷微悃感激遭逢竊希千秋金
鑑之風期奏萬年玉燭之理伏惟 聖明留神採擇
施行臣無任屏營祝願之至

萬曆疏鈔卷三十一

陵廟類

江東之　壽宮已移乞查驗以重吉典疏

陵廟類 青宮附

恭獻愚忠懇乞聖明愼廟議以成大孝疏

陸樹德 禮科都給事中 隆慶六年八月

恭惟穆宗莊皇帝升祔在即欽蒙勑諭禮部舉行祔廟事宜臣等固有以仰窺我 皇上愼終追遠之盛心矣但廟祀之禮關係至重上以妥祖先在天之靈下以萃天下臣民之望有不容於不詳議者臣等竊謂今之廟祀所當議者有二一太祔廟所以正廟享之

始而祧廟所以正廟享之終自來祧廟之說有以功
德言者有以世次言者以今列祖之下囿移之第一
廟也臣等查得成化二十三年憲宗升祔祧懿祖弘
治十八年孝宗升祔祧熙祖皆八世祖今宣宗於穆
宗爲五世祖茲欲奉祧以正其終是固不可不議也
又惟世宗肅皇帝大孝尊親屢勤廟議嘗特建世廟
以奉睿宗至嘉靖二十四年始祔睿宗於太廟臣等
伏思睿宗至大純德燕啓無疆固宜崇祀萬年以報
罔極則祀以世廟者正以見世世不遷之意邇而祔

於祖廟終不若世廟之爲安耳卽今穆宗升祔正
聖明議禮之時是又不可不議也夫禮以順人情爲
至孝以安祖心爲大必彼此無餘歉斯神明有可通
如祧宣宗以藏主則時祫遂不得與如奉睿宗於世
廟則祀享不失常尊二者固判然矣且昔年世廟殿
柱產芝議者咸謂神貺所臨不爲無意是睿宗在天
之靈疑必有以此爲安者倘能善推其意仍奉以世
廟則不惟有以遂世宗尊特崇奉之初心且因此而
宣宗得免議祧又有以慰睿宗尊祖敬宗之至念

舉兼得孝莫大焉是誠不可不議也臣等待罪該科躬逢大禮將舉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勑下該部委曲詳議務於不得已之中而求爲不相背之說上請施行於以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成我
皇上盡倫盡制之能臣等不任惶悚祈懇之至

附 禮部覆疏

臣惟國朝九廟之制倣乎成周而同堂異室之規損益乎唐宋其祔遷之禮有可考而知者我
太祖高
皇帝肇造鴻基追祀德懿熙仁四祖至英宗升祔而

九廟始備成化二十三年憲宗祔廟以德祖爲始祖不當遷故奉祧懿祖弘治十八年孝宗祔廟奉祧熙祖正德十六年武宗祔廟奉祧仁祖嘉靖十年世宗皇帝欲正太祖南面之位議祧德祖於是四祖盡祧矣又尊文皇帝爲成祖與太祖之祀並萬世不遷故我世宗升祔即已預祧仁宗然則由仁宗而下列聖以次而遷可知已今遵照累朝典禮宣宗章皇帝神主當以次奉祧及詳科臣之論大要欲正睿宗尊祀之禮以免宣廟次及之祧恭照睿宗祀於世廟百世

不遷比之祔享太廟誠爲尊妥此典禮之正人心之
公也但查得嘉靖二十四年本部節題奉安禮儀奉
有世宗皇帝聖旨甚嚴隆慶元年給事中王治建白
未蒙穆宗皇帝俞允今我 皇上哀慕方切繼述彌
隆議禮改制似當有待未敢輕議至謂宣宗世次尚
近祧之未安 臣等因是考之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蓋古者天子七廟是以一世爲一廟非以一君
爲一世故晉之廟有十一室而六世者唐之廟有十
一室而九世者至宋而益詳宋自太宗而上追祀四

祖故至徽宗始定為九世十室之制以太祖太宗同為一世故也其後徽宗升祔以與哲宗同為一世無所祧高宗升祔以與欽宗同為一世亦無所祧及光宗升祔增為九世十二室自太祖以至光宗十二帝並祀於太廟當時稱盛焉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上合二祖僅足八世准以宋廟之制則宣宗可以無祧但廟制惟九室相應議增今寢殿左右尚有餘地各一室自可展拓如蒙俯賜裁定則我　皇上尊祖敬宗之心可以並行而不悖矣惟復遵照累朝典禮

知勑奉行無容別議恭候命下容臣等擇日具儀上

請

懇乞聖明修舉廟祀曠儀以光先德以垂典制

疏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二月

竊惟國家之事莫大祀典而祀典之起實由人心故凡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禮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爲之志而 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 臣等備員省垣職在典禮設遲回顧忌不爲 陛下一言如天下人心所以屬望之意何蓋 臣等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 臣請

得而遂言之洪惟　太祖開基成祖定鼎聖烈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　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於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欷歔嘆息臣等嘗考往牒當建文君殁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是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云懿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而建文君不及焉其歲時致祭亦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也豈成祖

許之於先而所司顧廢之於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心矣我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於其陵而禁樵采建號撫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爲昭代開統之王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　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今得祀於其鄉邇又允言官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爲之君者反不得一杯之土一寸之木宜天下人心惋然而深悲也似宜勑下所司訖其原葬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加上尊謚

以表追報之隆顯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且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與有至於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勢岌岌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殲禍亂卒至鑾輿反正宗社敉寧聖子神孫所以晏然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追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

可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
帝特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光榮顯赫
亦既足以進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
猶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歿享有天下之
號而備物未彰其於恩制終爲缺典與臣等待罪該科
每見太常寺歲時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與諸陵同
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春祭禮臣象
春忝扈從之列見我　皇上於景皇帝陵親爲致祭
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尚與諸陵異雖

致祭於陵而不得祔祭於廟仰覩　聖衷當必有缺
然於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
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爲議改如以逼近恭
讓章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
稍加寬廣仍量培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
之地至於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
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於
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於建
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

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於成祖之
上則倫序匪宜而位於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
以不敢妄議若英廟之於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太
寶英廟先而景皇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
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理臣 等竊以為廟號之不
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為進一廟則當祧一廟關係重
大猝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於祧廟惟於歲暮祫
祭時出其主位於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
矧景皇帝係宣廟子宣廟既已奉祧則景皇帝亦屬

應祧之數天意人事似有適會於今日者仰惟聖
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事恒有待臣
等敬循職掌輙敢冒昧上言伏乞勑下禮官詳加酌
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
則臣等不勝悚息候命之至

糾儀陪祭諸臣因醉亂禮懇乞聖明重加罰治以重陵寢以肅臣紀疏

陳于陛（左副都御史萬曆十八年三月）

照得清明節屆　皇上分遣臣工大舉陵祭盖感雨露而興思因追遠而致敬也爲諸臣者正宜肅將明命恪恭厥職詎意諸臣中有飲酒致醉因醉亂禮者臣於諸司不法例得糾彈況今得於目擊義難緘默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臣陪祭康陵於三更一點赴候門外忽有人促臣行禮臣與光祿寺寺丞詹沂行

至丹墀聞糾儀班中聲說遣官如何不來如是者數次臣聞其語音大似醉狂即與詹沂𨚫立北廡簷下少頃遣官至矣傳賛跪拜糾儀兩班亦相對跪拜至於讀祝傳賛跪糾儀兩班亦相對跪其跪起踉蹌甚不雅觀臣因查訪乃户科給事中楊鳳誤入北序糾儀班中御史楊鎬茅國縉俱站於南序糾儀班中序班張班盛明昭南北對站雖是亦不宜隨同跪拜盖緣諸臣因天寒而縱飲因飲多而至醉至使神志淆亂禮儀愆錯臣往陪祭糾舉非職緣御史係臣衙門

屬官而糾儀係臣等堂上差委御史失職臣與有責

序班糾儀實同一事科臣失禮又在一時事屬不敬

通應䅇究恭照戶科給事中楊鳳四川道御史楊鎬

廣東道御史茅國縉鴻臚寺序班張班盛明昭嘗齋

戒而縱酒不思小器之易盈臨祭祀而喪儀遂致大

禮之違亂以陪祀而入糾儀之中班行已紊以糾儀

而行跪拜之禮典制攸乖據其罪不止於失儀重其

罰斯可以警後伏乞 皇上將諸臣重加罰治庶臣

紀少肅陵寢增重矣再照人情每樂放縱而惡拘檢

禮恆廢於因循而壞於濫觴臣入京來竊窺縉紳失禮有甚於醉如遠行乘坐圍轎可也無上事而兩人肩輿交錯都城山人奇巾異服婦人高髻金冠尚有明禁而謂郎署可以僭越乎是何詳於小而畧於大也如遇大宴會間用唱戲可也三五雅會戲唱錯陳惟了目前之俗情不思浮費之當節且又歲歲條議日日驅逐是何陰用其實而陽去其名也布帛菽粟經史圖籍差人貿易可也搬弄寶玩爭致奇珍微服燈市公行會廟或講價於圍轎之中或玩弄股掌之

上雜沓塵囂摩接肩踵江漢鼎彝唐鐺何益身心發塚
椎埋率多凶穢是珍寶可重而名教可輕也人情逸
則生欲大欲則大費大費則大貪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夫禮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後末流易下狂
瀾易倒挽回採正勢不容緩再乞 天語叮嚀勅下
各衙門堂上官鈐約司屬共守未然之禮毋觸巳然
之法敦崇退讓之實砥礪清修之節太平盛世無疆
惟休 臣 無任待罪俟 命之至

仰體孝思敬陳民瘼以重陵廟疏

江東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萬曆十四年

臣惟今之天下祖宗所勤勞之天下也今之人民祖宗所愛養之人民也陛下躬行時祀以展敬祖之文宜歷察民艱以盡法祖之實自出都門之郊以抵昌平之境凡經睿覽願留心焉臣請以昌平之地言之原額四千三百餘項今撥去陵墳給爵備邊等項存者僅三千餘項已虧其四分之一矣況膏壤盡被選撥而所遺皆磽瘠不可耕者乎以昌平之

人言之原籍一萬六千九百餘丁自北虜殘掠及勾
滑陵甫年三年行僅三千餘
私陵屢年又行僅三千餘丁已耗其六分之五矣
況殷富盡屬隱占而所遺皆貧弱無所告者乎地日
虧丁日耗銀力二差則日增原數不過二千九百八
十兩今則多至四千二百兩較全盛之時及加三分
之一矣民貧而不能聊生則轉爲營軍軍逃而苦於
勾補又轉爲流移以故閭閻多愁嘆之聲阡陌皆蕭
條之景此昌平之可覩而知者至於陝西之荒父子
相食鄖陽之水城府盡淹蘇松諸郡風潮煌澇相尋

爲災山西饑民咬根嚙糠尚恐不贍四川灶戶困窮淮泗煢烟稀少卽昌平可想見之　祖宗在天之靈必不忍元元之至此極矣臣　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言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蓄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廢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之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理也哉又莊誦　成祖文皇帝之言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貧無衣食君豈可以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至

哉。二祖之言所以迓天休而鞏 皇圖者端在於此 陛下當禋祀之時奉 二祖之明訓以體恤二祖之遺民居金堦玉陛而思吾民敝廬不足以蔽風雨享八珍九鼎而思吾民脫粟不足以供饘粥衣錦團綉簇而思吾民懸鶉不足以掩膚脛將戚然以悲毅然以斷不敢用私昵之臣恐其倚勢作威而虐吾 祖宗所植之民命也不敢用聚斂之臣恐其苛求峻削而耗吾 祖宗所厚之民財也請乞之私勿狗以民之脂膏易竭織造之繁必減以民之杼軸易

空如穿珠貫玉之奇火樹銀花之觀悉從罷立 皇上一節儉之間每歲所省奚啻數十萬以之寬天下之征徭何所不敷以之賑天下之饑寒何所不濟且上庶於 祖墓之鄰里必致歲饋以相親況侍護陵寢之編珉可不破格以加惠若從分數之僅減無能救其積久之空虛苟止一歲之暫行非所以隆萬年之香火也伏乞勅下戶部將昌平銀力二差恩賜優免以示殊典於解部數內酌議存留以資供應在萬乘之富減數千之額而不為損因 祖宗之故厚

昌平之民而不爲私即今州縣之有王府者其稅粮
多徵而不解以供祿米是在子孫且然何至於　祖
宗而斬之由是推之鳳陽淮泗　高皇帝之故鄉
祖陵在焉其施澤當視昌平也達之窮鄉遠井皆
祖宗之赤子其災傷當大蠲賑也則重陵廟而爲祖
留恩百世須孝思之不匱擇吉域而爲民造福萬方
祝　聖壽之無疆昕王遊豫直追夏后省耕省斂之
芳國脉靈長將邁周家卜世卜年之盛矣

陵祀既修監禮終褻仰體聖孝祗竭愚忠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頃者 皇上以霜露悽愴遣祀陵寢 臣 愚幸廁陪從之列夫 臣 禮垣也雖備趨蹌亦預糾察先是都察院以監禮御史乏人爲請未奉俞旨 臣 方躊躇比至紅門檢察各衙門報單乃知九陵監禮惟御史周家棟一人其餘假貸經歷司務等官亦僅七員而其一竟闕無人焉貿亂非制濶畧干章臣於是竊懼羣工執事有不必恪而 祖宗在天之靈殆未歆也 皇上

孝思敦茂典禮精明往採諸臣條畫欽定各陵監禮止用御史而尚虞有失儀不舉者併許科部諸臣咸得叅奏誠重之也今御史不具耳目已非即有叅差誰從糾問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由今觀之恐非所以爲儀也臣聞古帝王之有天下也爵不逾德官不易方名定事正各得其所故尸祝不越罇俎而代庖無人今國家禮樂明備綱紀具存非遂之材也乃無故而見此卑匱之形不勝展轉臣竊思之凡祭者聖人所以合天道亦先王所以考時政也今山

陵筵几儼若建朝而顧瞻左右冢史無人赫赫列聖
將無愾然嘆息曰典章與法度與何肅雍顯相
非昔也則又曰國勢靡與人才凋與何柱下惠文遂
落落也蓋詩之祀文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
天壽山而外房穴在目五路作惡羽檄方飛何以示
競臣又以是仰窺 祖宗神謨廣業必有不寧臣益
嗟之且夫 皇上所祇嚴 祖宗者固以昌其緒業
振其法紀用祚於無疆耳御史執法殿中外非冗秩
也語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今大中

承而下輒虛不補　臣等六科給事亦復寥寥聖神天
縱高出萬方固謂碌碌諸臣無足多寡即遇事輒請
事已亦未有急也乃其因循醞釀漸從虧削伏禍隱
憂將安賴之方今法鮮寧一人多觀望　皇上每行
一事或慮臣下擾其功固有以不必行爲利者　皇
上每用一人或慮臣下受其德固有以不必用爲快
者何者凡事之所亟人之所重固大法大弊之所竝
爭而奸人所熟視也　皇上又安能盡坊之而盡收
之令夫有家者謹盜警時不廢雞犬之聒而恡於豢

飼之用則大益猶至而豪奴生心家鮮不傷矣此物雖小可以喻大伏祈 皇上濬發孝思以遵成憲爰修禮法以廣延僚虛中而聽任賢勿疑凡茲中外臣工創而思奮積而待遷者一施宸斷以備耳目之官正人善類充滿廟廷無復有闕佚而不舉者其於祖宗謨烈何如光美 皇上高拱而享萬年之曆豈不休哉臣至不肖非敢嘵嘵惟念古之人君有一望陵園而臣下忠諫不已者臣實慕之伏惟 聖明少寬斧鉞不棄菲葑臣愚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壽宮關係重大人心未協懇乞聖明再賜詳譽以永萬世國脉疏

李　植太僕寺少卿萬曆十三年八月

恭惟壽宮之建億萬年之陵寢在于斯億萬世之聖子神孫培於斯擇之誠不可不慎也我成祖文皇帝相擇皇陵久不得吉壤至永樂七年禮部尚書趙羾同術士廖均卿徧閱諸山始定於天壽山我　世宗肅皇帝相擇永陵亦歷十五載而後大工始興夫祖宗朝必詢謀僉同曠日遲久者豈非以其事關至

重而不敢輕忽處之哉我　皇上軫念壽宮乘輿已
凡三幸必欲得上吉之壤以兆卜年卜世之慶致慎
之心眞與　祖宗同符奈何　聖心雖愼而臣謀則
疏今所定大峪山據人言宣傳大有可議臣等聞之
旣詳安忍不爲　皇上一言之夫大峪山擇之者原
任禮部尚書徐學謨也附和之者欽天監張邦垣楊
日東也學謨以己意而主其議輔臣以親故而贊其
成相擇之始人已言其未盡善矣二年以來大小臣
工凡從事山陵及有事壽宮見者無不退有後言　臣

等徐察其說有謂壽宮多石者夫氣以土行而石山不可用此地理之最忌也有謂方面不正者張邦垣等始肝面向永陵今因多石移向形龍山形龍山山脚下走地理家所謂朱雀斜飛也有謂虎強龍弱者左爲青龍右爲白虎今虎山高聳龍山全無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諸如此類羣臣私心共爲不安況立表以請駕臨者原是一處也今鑿石以立壽宮者又一處矣夫使其地之果吉則不宜有石使有石而未善則宜明奏 皇上另爲區處乃朦朧遷徙若奈[illegible]

然豈人臣謀國之忠哉臣等又聞之去年秋祀大常
寺卿何源尚書陳經邦舒化見矢壽山中尚有吉壤
可與長陵並美三臣見之喜而不寐謂天留福地以
俟　聖祖約詣輔臣面言之舒化心無實忠背約
不往今言已傳播在廷之臣莫不聞之輔臣大恨經
邦見被論去是以廷臣雖有效忠之心皆有所畏懼
而不敢言矣昔宋臣朱熹告宋君曰壽宮係宗社血
食久遠之圖奈何偏信臺史之言不廣詢術士以求
吉壤夫朱熹忠於宋者也臣等學朱熹之學則嘗效

朱熹之忠況受 皇上非常之恩且切圖報臨此重
大之事與諸臣同一緘默使他日有悞 陛下 臣等
盡忠之謂何而 陛下亦安用 臣等為也 臣等訪得
左副都御史張岳太常寺卿何淵素稱地理久懷忠
藎伏乞敕令二臣會同禮部將大峪山覆加相閱畢
見壽宮果否有石原表有無那移前山有無斜飛虛
心商榷據實具奏如果無一切諸害即照舊興工不
必惑於羣言以起道旁築舍之譏如果人言不虛明
有諸害即當暫停興造或別求他山吉壤或即此山

別挿無石之所不可泥於成說以誤國家萬年之計亦如我　成祖文皇帝　世宗肅皇帝詳慎屢年歷更數處而後定尤萬壽無疆之兆不必以大工將興爲嫌可也且此時言之不蚤使營造一成　陛下登臨其上左右之龍虎不稱前山之斜飛昭穆　陛下縱罪及當事諸臣而國家之損費亦甚鉅矣臣等此疏一入必忤大臣之心來攻擊之口然國脈爲重此身爲輕利害得失安所計哉

壽宮關係重大再懇聖明加慎以永國脉疏

李　植　太僕寺少卿　萬曆十三年八月

臣頃者以壽宮爲聖子神孫千萬世久遠之計故臣不避斧鉞冒昧上言荷蒙　陛下以臣獻忠不早罰俸半年　臣感恩無地　臣之心已盡若可已矣臣今必又言之豈不畏　聖明避雷霆哉　臣卽病狂喪心亦不爲此祗緣臣受　陛下高天厚地之恩獨隆則臣之圖報　陛下者亦當與羣臣異故臣此心未敢已也若謂臣言之不早亦自有說臣先爲御史時十一

年秋護從山陵間形龍山大峪山俱未稱善郎同江
東之等面與輔臣申時行言欲其慎重且大峪山尚
未揷定臣未知方向何如有石與否故未敢輕言及
十二年 皇上奉兩宮 聖母覆閱臣已轉官未曾
從事亦無由見亦不敢言但聞諸臣自山陵回者皆
有不自安之意臣雖聞之未敢盡信也及今年三月
春祀臣得與行祀之列遂由山陵即至大峪山觀看
但見原揷表旗坐西南背昭陵向東北衝永陵其啓
土以作玄宮之所則移過原揷之地自北而南數丈

[illegible]一西下數丈其中山脚連根大石壘壘外見　臣因
嘆曰如此石山如此方向俱地理家大忌關係國脉
非小乃無一人告之朝廷欺矣　臣歸而地理諸書查
之果有石山不可用方向不可偏之說　臣恐無憑陳
奏又訪畫工繪圖欲進未及舉行而機已先露迭致
言官論臣相繼不息此時　臣方席藁待罪豈　臣盡言
之時哉及蒙荷　聖恩留　臣供職　臣始出門見朝七
月二十九日忽聞有　旨令諸臣詣山陵啓土　臣謂
此時不言工動之後不復可言矣且臣江東之羊可

立亦聞臣民喧傳壽宮多石不安於心遂相約連名具疏臣等一念犬馬報主之誠天地祖宗必能鑒之何乃謂臣假此以傾陷輔臣也臣請再以壽宮爲

陛下詳言之大峪山　陛下奉兩宮聖母親閱者原擇向東北沖永陵今則移向形龍山非復　陛下兩宮聖母親定之所矣且列聖諸陵俱坐北向南取王者負陰抱陽之義乃今壽宮獨坐西南向東北反負陽而抱陰不惟與諸陵異且與昭陵相背豈可乎哉

方　陛下奉兩宮聖母親閱時樹木叢鬱遮蔽淨土

掩蓋石跡臣等不敢預測其有石　陛下聖母何
由知之今木伐矣土啓矣大石始見任事諸臣及
等共見共聞而　陛下兩宮聖母實則未之知也况
萬物生於土有土斯有氣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載
之地理四書昭然可考即朱熹亦以水泉沙石爲可
畏程灝亦謂五害當避程朱豈皆專門術士哉今壽
宮連山大石鐵鑿不能施其銳正地理所謂頑石無
氣大不宜於聖子神孫者也　陛下何惜一時詳慎
之令忽萬世久遠之圖哉臣受　陛下洪恩粉身碎

骨莫報萬一遇此等大事若因其薄罰遂灰心解志
不致身復陳是 陛下以殊恩待臣臣以路人事
陛下欺君誤國莫此為甚臣心終不忍也亦不敢也
伏祈 陛下將臣先行罷斥下之於獄請 聖駕親
臨再閱或令人密往觀之若果方向端正玄宮無石
原扦無有挪移臣言即涉妄誕即戮臣市曹以昭欺
罔阻撓之罪如或臣言不虛亦將臣罷歸田里以明
臣志但願 皇上為萬世聖子神孫慮別求吉壤或
別扦方向無石之所則壽宮協吉而臣一念圖報

陛下之心盡矣皇天后上九陵神靈在上臣雖至愚

無知豈敢自蹈危亡不測之禍萬祈　聖明俯意

壽宮已移鑿石未止懇乞聖明及時查驗以重

吉典以昭乾斷疏

江東之 兵部職方司員外 萬曆十三年九月

頃者 臣 以不識忌諱致謗言横及荷 陛下不加斧鉞薄示降級 臣 感恩自天圖報無地顧今事莫大於壽宮罪莫大於欺罔關係重大不在禁言之例 臣 請得而直言矣夫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雖行道之人亦知之士庶之家亦避之 臣 以一念朴忠陳大略山多盤石監正張邦垣不得已而具圖始稱西北間微

有石塊今徇書沈鯉之疏曰横垣顱長不止一隅微
有石塊此足證邪垣之欺臣等之言爲不妄矣及奉
旨欲往前少那比牌明移之而明以告于　陛下未
爲不可也因臣等有云於本山別尋無石之所以爲
一有那移卽臣等之議見之施行矣故實則移之只
石難鑿也僞稱不移譬之掩耳盜鈴誰不知之其如
欺　陛下何往歲竪表於山坡之上已經　聖覽親
定者卽玄宮之中也觀沈鯉之疏有曰復令張邪垣
監表於玄宮極中之處是新竪之表非欽定之表而

可以知玄宮之移矣山坡之高處皆石山麓之卑處皆土欲避石以就土不得不移高以就卑如玄宮不移與石原有丈餘之隔也則後址皆來脉所關豈宜傷損乃鑿石如鋸齒如削壁復閱諸臣無不見之果何爲者耶既奉有親閱之旨凡既鑿之石跡宜一一存以俟　陛下閱時裁定庶幾始爲欺而終不爲欺也乃以舊鑿之形盡挑新土掩築復開之爲實城之基而巉巖之狀不可復識矣　陛下親閱之時試於後址築基之下令人一一啓而驗之其欺不可立見耶

使玄宮已移而石可避　臣　可以無言也玄宮有石而
能具實奏聞　臣　亦可以無言也今後址之石補入玄
宮之正中橫闊五丈有餘以石工百人晝夜鑿之已
幾一月之久而此石猶然未去其爲巨石而非徵石
也不可徵乎玄宮旣移之內尚爲有石則玄宮之後
無往而非石也又不可徵乎土之當闢與木石之當
治者不妨興作其玄宮之石當勑令勿鑿以俟　聖
覽若過此數日又將與後址之石同其掩築矣昔周
文王以民力爲臺沼而戒之曰經始勿亟我　世宗

肅皇帝於擇陵之初啓土得堅石當時無敢有欺者復廣召術士集議而始定於十五年之後又歷十餘年而始以告成何謀之詳而工之緩也　陛下愛惜民力無異文王萬壽無疆奚啻同符　皇祖是工不必亟矣況有明旨親閱　皇祖詳慎之意也為臣者稍知敬畏尤不敢亟矣今則掩石栽松先為不急之務夫役晝夜不息非欲其為欺也何為而若是其亟耶推勿亟之仁而勑令照常赴工集高明之士以備駕臨顧問者及是時而行之可也　陛下聰明天縱

一登高以臨下向所欽定之處必朗然於睿覽之中則已移不能欺之爲未移矣玄宮之內卽今時止其鑿石之工俟駕臨而驗之於後址之下則有石不能欺之爲無石矣乘輿一出費用不貲致茲時詘而舉贏臣亦安所逃罪使爲臣各知卜兆之義而以事親之心事君臣何樂於無故而取忤時之辱惟以苛細罪臣者一切置君事於不問正朱熹所謂視其君父曾鄉鄰親戚之不若者向使臣等不言則鑿石不可以歲月計非惟大損龍脉且將震動昭陵臣故不

敢爲　陛下惜小費而碩　陛下重大典矣且大臣一以推委爲便今又委於　陛下之閣也若不隨事覈實此而可欺將何事不爲欺耶伏乞　陛下將臣所奏逐一查驗如玄宮在欽定之處而今無石也臣甘受妄言之誅如玄宮非欽定之處而今有石也則何臣擅移何臣掩蔽請各正其無君之罪庶王威不爲臣下所持而一人之明斷以昭吉典不爲朋欺所炫而萬方之心志益肅矣至謂既鑿之石已掩玄宮之土爲多是在　聖裁微臣前後無一字之欺亦可

以剖報主之誠且朱熹論壽宮不可詆之爲彌子瑕
臣竊以自解彼言在臣耳甘爲反覆志在趨勢横出
惡聲者祇足貽人之笑罵於臣何損哉